

經義考

四十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秀水



男 昆田



孟子 六

吳氏 迂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李氏 本 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略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

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之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辭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辭魯宋之後略不一書惟曰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潛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潛王事本出荀子史記

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
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
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
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
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
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
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
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
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
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
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
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

年以合湑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湑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卽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卽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卽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

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閏十八年居齊者閏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卽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潛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潛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底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

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
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
己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
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
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
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
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氏注皆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
十以上之稱也卽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
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
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
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

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尙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卽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略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尙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

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國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前往爲說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瞞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二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已罪以告

宣王王亦歸罪於已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
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
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
遊陳仲子人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
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
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
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
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
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部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告子之相見
疑卽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
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
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

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賂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辭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辭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辭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辭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辭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辭在後也。夫宋與滕辭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辭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辭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旣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旣又因歲

凶而有民不加多之間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啟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前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間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官蓋

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勝界齊楚大國之間旣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間及齊人將築薛田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間則設遷國不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

齊卿相之間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間
又有交鄰有道之間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間其餘問
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間皆因其所好而啟之以王道
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
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
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
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
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
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己以終孟子之說焉可
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
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
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降其數亦孟子欲

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
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
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
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
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卽有萌生所以猶日有
望焉故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啟以臣所受
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
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驪
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
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益城括而已
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閒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
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

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
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荅寇讐之
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
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
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
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
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
伐燕之疑齊旣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
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宣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
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
謀眾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爲王見而解之
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

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軾鼃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己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几之卧以絕之旣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瘠于髡顧以名實未知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